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汴京遺蹟志卷十三

明 李濂 撰

雜志二

宋四京

京大也天子所居謂之京師宋四京者謂東京開封府汴西京河南府洛南京應天府歸德北京大名府魏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以應天府為南京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

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宫以奉太祖太宗御容仁宗慶歷二年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吕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

題之

葉少藴石林燕語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本朝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年真宗謁太清宫于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為南京慶歷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為北京

又曰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薦程文簡為代已只領大名一路後

文元再鎮固求兼領乃復命之且召昌朝罷則不置及熈寧初陳暘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

宋畿内十六縣

開封赤 祥符赤舊浚儀縣也大中祥符初改 尉氏畿

陳留畿 雍丘畿 封丘畿 中牟畿

陽武畿 延津畿舊酸棗縣也政和七年改

長垣隋匡城縣也建隆元年改為鶴丘後又改今名

東明畿本東昏縣也乾德元年改 扶溝畿 鄢陵畿

考城畿崇寧四年與太康縣同隸拱州大觀四年廢拱州而二縣復來隸云

太康畿宣和二年復隸拱州六年仍隸京畿

咸平舊通許鎮隸陳留咸平五年置縣

宋十衛

左金吾衛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

左金吾衛大將軍　右金吾衛大將軍

左衛上將軍　右衛上將軍

諸衛大將軍　諸衛將軍

率府軍　率府副軍

宋二十三路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仁宗又分為二十三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京西南路 京西北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陝西路 秦鳳路

河東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兩浙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成都路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福建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宋史地理志 當是時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

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别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為名四年仍舊為廣南西路宣和四年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由建隆初迄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迨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王韶

章惇輩各為拓斥計矣

宋四殿各置大學士以大臣為之

觀文殿　資政殿　端明殿　保和殿

宋六閣皆累朝增建以藏宸翰之所

龍圖閣藏太宗御筆　天章閣藏真宗御筆　寶文閣藏仁宗御筆

顯謨閣藏神宗御筆　徽猷閣藏哲宗御筆　敷文閣藏徽宗御筆

宋史　真宗景德元年冬十月置龍圖閣奉太宗

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

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葉少藴石林燕語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

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於後而以天

章閣藏御集虛壽昌閣末用慶歴初改壽昌為寳

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

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

無集不為閣

宋四園

瓊林苑　金明池　宜春苑　玉津園

葉少藴石林燕語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富國倉遂遷于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歳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幸畢即閉歳賜二

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神戲謂之旱教王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為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宋五學

國子學　太學　武學　律學　筭學

宋四館驛

都亭驛待遼使之所

都亭西驛待西蕃阿黎于闐新羅渤海使之所

懐遠驛待交阯使之所

同文館待青唐高麗使之所

宋六更

初更　二更　三更　四更　五更　六更禁中更鼓每夜六更

和維愚見紀忘　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朝則用六

更憑深居詩云春風吹送笑談香玉酒銀燈破夜涼歸去東華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水雲序宋亡事如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陳剛中詩云羽袍士尚傳三漏絳幘人誰報六更蓋内帳樓五更絶柝鼓便作謂之蝦蟇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嘗疑五更古今通用何宋時獨用六更邪近考宋史自太祖

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元年五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盖符太祖卜世于陳摶睡到五更醒時再來問之説庚更同音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外方只謂之攅點也

大梁十蹟

夷門　古城　吹臺　隋堤　上源驛

愁臺　陳橋　艮岳　青城　官渡

汴城八景

鐵塔行雲　金池過雨　州橋明月　大河濤聲

繁臺春曉　汴水秋風　隋堤煙柳　相國霜鐘

又八景

艮岳春雲　夷山夕照　金梁曉月　資聖薰風

百岡冬雪　吹臺秋雨　宴臺瑞靄　牧苑新晴

靖康之變

按宋史政和後禁苑多為村居野店又聚珍禽野獸麀鹿鴐鵝禽鳥數百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靜禽獸

之音四徹究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
兆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宫端拱殿天未明百辟方稱
賀間忽有鵶鳴于殿屋若與賛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
時已報女眞背盟未踰月内禪而明年有陷城之難
政和三年夏至宰臣何執中奉祀北郊有黒氣長數丈
出自齋宫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近人穿燈燭而
過俄又及於壇禮將畢不見人皆異之
政和七年詔脩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汴人素畏之

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廵門催納土者或以為不祥禁之後金斡里雅布圍京師其國謂之二郎君云

宣和初収復燕山以歸金民來居京師者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為節而舞人皆喜聞其音而效之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春

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金讖故京師不禁㸃卒有靖康之變

宣和元年夏雨晝夜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大犬蹲踞臥榻下細視之身僅六七尺色蒼異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頷而色正緑頂有角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已而京城大水訛言龍復讐云

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名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兵犯闕無貴賤皆逃避多為擄去亦此讖也

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
易七人始免而逃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
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六七寸踈秀而美宛然一男子
詔度為女道士

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毀
狐王廟

宋史筆斷論靖康災異　秦公子鍼曰國於天地
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此為諸侯而言也

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安全之此為帝王而言也蓋帝王為天之子為鬼神之主為萬民之父母非有桀紂之敗德煬帝之亂常於其政殆國危之際則天必降災異以警之警之者非所以絕之乃所以愛之也宋之徽宗初無涼德但於即位之始不能率由舊章奉若天命乃信讒說殄行之人用復熈寧紹聖故事廢黜忠鯁登用姦回戎狄之患既萌黨

人之獄復起故於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南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黒氣在旁此則陰邪致亂之徵夷狄竊發之兆乃天所以先示厥警欲其脩德以弭之也惜乎徽宗荒怠弗敬謂天變不足畏謂國政不足脩謂任伯雨之言不足信乃以趙挺之為御史中丞以吕希純知瀛州解任伯雨陳祐言職范純禮出知潁昌府安燾陳

璀傳揖鼎補之豐稷罷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宮觀與郡召張商英赴闕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女眞阿固達亦立崇寧元年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命内侍童貫如杭州監造御前生活仍詔司馬光呂公著等四十四人各奪官有差竄鄒浩于永州超拜蔡京為右僕射嗟乎政之錯亂一至於此而可以弭天變乎然而天之眷祐人君惓惓不已故於大觀四年有星孛于中宮

長數丈逆入紫宫退而復掃帝座者再此又天意

明示金人之禍必欲徽宗保國而防患也奈何天

譴雖切而忽之尤甚乃復大興土木窮索琛奇煥

臺舘之瓊瑶列綱運之花石舊盟遼主棄之自毁

藩籬新結女眞養之若招狼虎委童貫而為大將

再敗王師封蔡京而為魯公重汙國典方且樂其

臺池鳥獸豈思民欲與之俱亡天知其終不悔禍

故不復告戒遂生亡國妖孽以詔之也自是火星

如月徐徐南行天裂有聲格格且久妖狐升於御榻黑眚遍於京畿敗亡之徵其可遏乎故雖有智將謀臣亦莫能善其後矣嗟乎徽宗之不畏天故至取敗向使其果能監此脩德以善隣尊賢以去佞洛諏治道一循常典則阿固達雖有假途之謀猖獗之勢亦安敢跨遼海而犯東萊越燕雲而侵中國乎由是觀之非天有負於徽宗而徽宗自負於天也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詎不信夫

宋史筆斷論汴京難守　汴京之地内無異産之材外無形勝之固其不可為國明矣然太祖都之而能以弱制強以小敵大遂若周公定鼎洛邑而成百六十餘年之基業者何哉蓋太祖以仁義而為金湯以禮樂而為干盾柔遠能邇推亡固存故能君主華夷而昌大其邦家也徽宗悉反其道色荒于政酒湎于德棄遼主而鄰屏障結女眞而致

干戈金人退兵思避其難故白時中請上南幸或勸上西幸洛陽嗟乎以宗廟之重而言國君當死社稷不可輕委而去以太王避狄人而言則當從而去邠暫遠其害此則去守之兩途也然以往事而論之昔光武駐兵昆陽莽遣嚴尤等率大兵圍之光武夜與李軼等十三騎突圍而出收衆於外大破莽兵唐玄宗遇安祿山之亂力不能支決意幸蜀乃留太子募兵討賊嗟乎向使光武不出昆

陽同受圍困玄宗不幸西蜀坐守孤城則皆為囿
中之物而為賊所擒矣又豈能討平寇盜而克復
故物哉為欽宗者正宜監此分遣義士衛送上皇
南幸巳與李綱宗澤等大召援兵嬰城固守雖尼
堪斡里雅布至未必有腹背受敵之患都城雖甚
危弱亦未必旬月而陷也柰何吳敏李綱執於死
社稷之論堅意苦留遂使徽宗父子輿櫬蒙塵貽
辱千載悠悠蒼天謂之何哉或曰避難出奔策固

善矣然不聞李綱有云萬一儞士中道散歸何以能達借使能達而尼堪諸人霆驅電邁雖隔天塹之險可投馬箠而渡事何能濟嗟乎此又無謀之言也葢金人所長者騎射而已焉知艨艟鬬艦之利以曹操用兵如神猶尚困於赤壁况尼堪之小醜乎觀其於建炎之閒尼堪不敢渡江乃遣烏珠南侵則其技術亦可知矣于時李綱適已竄去使其猶在城陷之日不知綱為從行歟將死於敵歟

愚故曰李綱雖知報國之忠而不知用兵之畧也

邵氏聞見後錄　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數

千百種國破金人盡取之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

南壁池中後世三代彝器當出于大梁之墟云

和維愚見紀志　徽欽北狩可謂世之大變而詩

人感憤見于題詠者皆言其奢縱之過如云萬炬

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軟紅飛凄凉但有雲頭月

曾照當時步輦歸此言當時元宵遊賞之樂不郵

國政而後人徒見凄凉之月色也如云蒼龍觀闕
東風外黄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天似水何人
吹笛内門前此言故宫雖在已為金人據守也如
云濯龍江上緑成堆半是宣和舊日栽聞説白頭
宫女伴倚欄猶待翠華來此詠柳枝以比中原遺
民愛戴不忘望其克復而來也元好問云雙鳳簫
聲隔綵霞宫鶯催賞玉谿花誰憐利澤門前柳瘦
倚東風望翠華此言太平之時奏樂賞花于龍德

宫之玉谿靖康之變君臣妃后囚繫漠北惟有都門之栁日望其歸而不可得利澤門汴之水西門也劉後村云初為御筆行中旨漸取兵權付左璫玉帶解來頒貴倖珠袍脫下賜降羌又云兵來尚恐妨恭謝事去徒知悔夾攻丞相自言芝産第太師頻奏鶴翔空如何直到宣和季始憶元城與了翁盖言徽欽之失非止奢侈淫佚之極亦由罷黜賢臣任用閹宦崇尚祥瑞賞賚無功以致禍變也

元城劉公了翁陳公皆以諫官得罪去

何喬新論斡里雅布圍京師　斡里雅布之伐宋懸師深入兵家所忌然卒以取宋何也宋之主相非才而不能用善謀也夫完顏氏兵甲之盛雖未易當然張孝純堅守太原金以大衆攻之歷三時而後拔況京師城郭之固師旅之彊糧餉之豐非太原比使宋有中材之主得救時之相聞金兵南下亟命良將勁卒固守黎陽彼必不敢渡河就令得渡

然金兵僅六萬勤王之兵至城下者已二十萬宜命大軍扼牟駞岡以當其前竒兵屯邢相以截其後青齊之兵攻其左襄鄧之兵擊其右雖使韓彭為將賁育為卒良平為謀主懼將潰敗不可支况斡里雅布輩邪當是時非無善謀也种師道請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李綱請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皆策之善者也欽宗舉不之從惟李邦彦割地請和之謀是聽蓋欽宗陰柔之君

邦彦陰柔之輔金固有所侮而動也易曰公弋取彼在穴欽宗之於邦彦是巳嗟夫自古以來違善謀而用邪説以取亂亡者多矣豈獨欽宗也哉

王鏖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宋徽欽時金人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金背城一戰以决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

變者乎昔者太王嘗避狄人之逼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况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斡里雅布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

行幸之議至冬金復入寇何㮚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廵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皆綱㮚知常而不知變之罪也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為元帥李綱為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為守土臣之計以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

丘濬世史正綱論二帝北狩　嗚呼宋人以忠厚立國而其敗也受禍乃慘于晉人何哉是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所謂人謀之不臧奈何曰方金兵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金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行避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斃吳之策何也自古立國必據險阻宋

都汴梁平原之地而與彊鄰為敵所以限之者一河耳謀國者不知據險以守境危急之際乃以要害之地付之庸腐閹人金之渡河如履平地既渡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二三千人守此吾豈得渡邪當時誠有能建策如汪立信沿江之守盡出内地之兵以實外禦四五十里而為一屯屯有守將十屯而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參倍其數而命一大將領勁兵數萬往來巡督況河面比

江面為不逺用兵不多雖金兵併聚而來然亦可以少延月日而吾之勤王兵日集矣若夫真宗澶淵之役王欽若勸幸江南陳堯叟勸幸蜀當全盛之時為遷幸之說誠為失策靖康之際則非景德比矣盍效有唐乎唐𤣥宗避安禄山之寇而幸蜀肅宗起於靈武遂復唐祚其德宗幸奉天僖宗幸興元皆用此策也況女真又非唐三寇比其意在於金幣而不在土地其技長於野戰而不能攻城

觀其得汴京既以與張邦昌邦昌不能立又以與劉豫其意蓋可見矣使當時謀國者當金兵尚遠之時先請上皇率六宫以幸江南逼近之際繼擁欽宗領禁兵以廵襄鄧二帝在外號召四方之兵以為救援京師之舉京城之守則付之大臣如李綱者使之内堅城壁外清草野屯重兵而不動閉重門以自居彼欲縱兵以遠追慮吾扼其歸路彼欲肆暴以刼掠則又野無所得其勢自然不能久

居而有畏散之心矣然後遣使與之通好或增歲幣或邀重盟縱有屈抑不至受禍如此之慘矣說者徒以人君死社稷為言且謂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嗚呼此老生之常談爾盍量其君曰彼能死社稷否乎都城雖堅孰能守之乎吾之言彼能始終聽之不移乎苟不能然孰若委任一人如漢人之用周亞夫者以守都城雖以九重宣命三軍夜驚略不少動如是則號令出于一人持守定

而事功易集以俟機便使凡彼之所以令其下𧼈期以取效者皆過期而不應其徒衆自然解體後有所言皆不之信而主謀者亦且持議不固矣其心不能以不離其勢不能以不散計不出此乃苦留車駕又併其已出者而返之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歟追夫高宗之中興也父母兄弟盡在他人手中為所刼質一舉手動足輙有妨礙遂致不能復不共戴天之讎以貽千萬古之

笑恨嗚呼天乎人乎

劉定之史論　徽宗失道致寇事已迫矣而付諸子當是之時非雄才不能有為也況欽宗之孱庸乎父子塊然翦為囚擄父之罹此也宜而子亦可謂不幸已前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尚能西奔至蜀不為人所魚肉子尚能北奔至靈武内挾儼佽二雛為心膂外任郭李諸傑為爪牙以迓旆于舊都而徽欽不能焉非獨才

愧于玄肅而宋都汴亦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可憑仗以緩其傾危可前卻以圖其興復耳夫汴非可都之地宋因五代之舊而都之山河險固不足恃而恃兵以為命然邊敵之兵强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創業之兵彊守戍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以邊敵為隣國以守戍期子孫則兵不可恃而宜資于山川之險固明矣宋之都汴豈非失計邪

王鏊震澤長語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可及然其謀國之跡則不及我朝遠甚靖康之變尼瑪哈以孤軍深入為宋謀者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絶其歸路斷其糧道内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為人席卷而去誠可恨也誠可笑也

汴京遺蹟志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汴京遺蹟志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原任中書臣徐步雲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官懋鄒

謄錄監生臣俞成[illegible]

汴京遺蹟志卷十四

明　李濂　撰

藝文一

奏議

上仁宗論修固京城

宋范仲淹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絶無儲備

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别有愚見請一一陳之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敵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

敵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冦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絶無險阨儻乘輿安然到彼而敵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涷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宫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恃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

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劫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邊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禄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

天下不復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揺動遼遠衆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

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

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官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間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愚拙惟知報國不知避謗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輙建言

比之奉春君之僭末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顧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慶歷二年八月上時為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

上仁宗乞罷修京城　余靖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為法安危所繫舉措

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
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為本臣請縷陳二事伏望陛下擇
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谷此時關中
動搖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
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強
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
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其利
未集而先致其害況今北敵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

雖知信誓不可卒保嗸嗸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吴起以為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談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捨此二策别議遠圖之術

慶歷四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范祖禹

臣伏聞開修汴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户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

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一丈五尺闊二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二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版築過當小人之情惟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非先帝意也陛下始政散遣修城役夫

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全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為方城偏門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為甕城臣不知大臣何見而為此謀必以為威北敵也使北敵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

侯諸侯甲守在四鄰四鄰甲守在四境固其四境結其

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入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民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甲之不獲能無亡

乎昔梁伯溝其公宫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

臣不修德政而急於城池此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

中張仁愿為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或曰邊

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

出拒敵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

代為總管始築甕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為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為無我而城無寇而溝公宮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濠廣闊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按范文正公之奏深切事情為當時社稷之慮甚周可謂有特見者余范二公之論亦是一說然以

靖康之禍觀之則文正之言若筮龜矣

上眞宗乞罷營玉清昭應宫　王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

蓋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茍進思之無

補懼竊禄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秘籙祚

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寳符陟封名岳

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

成命亟行就嚴城之北隅啓列眞之秘宇式昭丕應特

建嘉名自經始以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途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槃日之前聞轂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覿之規不為不壯矣然而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説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

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
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梗楠竊聞天下出產之處収
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煩擾
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
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
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内帑費積代之蓄藏百物
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惟難雖極豐盈尤宜重
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

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人其或鼠竊郊鄙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月令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木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征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虐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温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

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戒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剖掘之功廣務雕鎪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恊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相毋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其用度止崇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

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為要俾四海之内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宫亦不使窮極壯麗臣請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柰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太祖影殿東岳置會真之宫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百家之産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内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

旱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臣復謂其不然方今疆埸甫定敵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安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氓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靜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

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踈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盡良為此也惟臣出自幽隠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效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陛下别白而論之乎是以輙率庸妄輕冐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寛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監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增建靈宫為一細事

而弗恤臣以為興役動衆尤繫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

鄉校之中豪奸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

天下之幸也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仁宗論玉清宫災　蘇舜欽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

以懐策者必吐上前蓄宪者無至腹誹則上下之情不

鬱教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

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容之則必行之

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留意焉臣伏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甞少止農田被𣺌者幾於十九民情嗸嗸如昏墊焉臣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僻賞罰弗公之所速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寃之致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爲濫寃則又加甚古者決留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寃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乖

戾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示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収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辰淡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功役再謀興修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無

所貯藏乃作斯宫及其畢功而海内為之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歳連遭水潦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之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賦耗于内征役勞于下内耗下勞何以濟矣况天災而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邪豈知而故為之邪豈再造以祈天之祐邪臣不得不反覆而量也今為陛下計者莫若來吉士去佞人姑務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

而寛其征稅則可以謝天意而民情安矣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修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悟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鶴館不及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為是耳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别官人

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勲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濫焰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而不能救故魯成公三年新宫災劉向謂成公信三家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宫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而内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業亦天下之幸甚

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風指顧可致也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為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埒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灾子美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自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可時論韙之

按宋史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宫災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宫一火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復修葺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宰相王曽吕夷簡亦助雍言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時舜欽年

甚少為太廟齋郎上此奏偉乎壯哉

上仁宗論京師土木勞費　　歐陽脩

臣近者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勑差臣與三司公同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綱紀隳頹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興作無一日暫息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己利恣侵

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
神御殿當葢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固莫不精嚴雖
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
一柱損遂换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
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料葢緣廣張物料即多酬
奬恩澤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瀆
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
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

令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准敕減定於三司畧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産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宗事神示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切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

應洞眞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宫開寳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旣不可及則未脩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别無典禮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令寺家自修今乘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

開為無梁木且止未脩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
寓他所葢將良材美木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
致合行脩造處却至乏材伏望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
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脩者火必盡焚且天
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以此福應未臻
而灾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
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
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

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至和二年

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請勿脩上清宮　包拯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為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焰妄起是為火不炎上上清宮者

乃祖宗脩建以崇無為之德今火燔之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旨乎不然其天意垂戒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脩人事以答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修之意未辨虛實咸懷危懼況天下多事調發旁午帑藏未實邊鄙未寧豈可先不急之務舉無名之役哉且宮觀興於唐室非古制也若謂先聖眞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宇宏壯可以奉安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民且務安之

安之之方豈忍重困之也然外議紛紜頗甚惑衆欲乞

特降詔諭以安衆心

上仁宗乞罷寶相禪院剏建殿宇　　韓琦

臣竊聞右街寶相禪院見在移拆法堂剏蓋大悲殿宇

特命中官監領其事所役兵匠數千百人假以舟車資

其輦運凡百用度悉從官給規模之盛功作甚崇臣計

其興建之因恐非陛下之意也臣伏覩近者興國寺雙

閣災延及大殿長廊俱為煨燼其寺舊安祖殿俯逼都

市衆人之慮再有脩葺而陛下亟降言命悉令停寢任其緣化使自營造斯所以重天戒而愛民力也稽諸載籍事實難行戴履之倫孰不欣幸何乃遽傷治體有損邦用起無名之役為不急之務乎所謂恐非陛下之意斯可明矣又向者陛下崇務本之仁念維城之重即昭應之遺址建睦親之大第諸邸之聚三千餘間常度不充侵用南郊材植又且萬計復令出產州郡供補其闕物役之大從可知矣今者業已成功焯為熈事何則厚

宗枝而隆孝治豈無益之所為乎當時言事者猶比上
封章顧寢斯議蓋亦重改作而節浮費也臣謂此役既
終即凡土木不急之事一切宜停以緩財力夫崇采椽
三等之制者唐堯之仁化也惜露臺百金之產者漢文
之儉德也煥在方牘所宜規範伏望陛下俯從愚說遠
紹前徽悟色相之非求本慈仁之足尚躋民壽域永底
太平斯乃奉順祖宗愛養元元之本也其實相院翔鸞
殿宇等臣欲乞詔下有司令悉停罷俾其營求施利得

自修崇蓋此殿若成則法堂未立加之廊宇制度悉求相稱必於閒隙漸次申陳事既垂成理須從許如此則功費之廣倍於初矣利其成而規賞典者其徒亦繁矣且罷興國而營寶相則是休彼役而勞此功廢置雖殊耗蠹豈異臣又慮遠陛下重天戒愛民力之本意故昧死陳述冀裨萬一景祐三年七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仁宗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　余靖

臣伏見開寶寺塔為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

廷所宜戒懼以荅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瘞舍利內庭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者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庭之時頗有光恠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內庭外及四方抄歛錢物再圖營造臣忝備諫職見此事體不可不言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勤儉脩德感動人心則雖有急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來國帑虛竭民間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罷已憂人之憂則四方之民咸蒙其福矣如

其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所望於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侈麗崇飾甚非帝王之事或有戒臣者曰若有營造必不出於府庫但取内庭無用之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誅求於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施之者積歲累月而成之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厭賦役之煩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窮至矣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内帑有餘

之幣出助邊費勿斂中民一年田租明降指揮布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之若作無用浮侈之事民益怨矣又二年以來減省後宮請給皆言内中煎迫不似往前今一旦捨施則財物無紀何以取信四方哉切縁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見内庭崇奉則遽相扇動傾箱竭槖為害滋深若以經火不壞便為神異則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光恠必有神靈所憑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

所壊又何福可庇於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况舍利本西方怪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長塔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監之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以見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内中供養且僧人軍校皆呼舍利入宫不祥之語尤宜謹之其燃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絶慶歷四年六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乞罷脩開寶寺塔　蔡襄

臣數日聞迎舍利歸開寶寺臣始疑之以為必無此事屢以愚言乞賜寢罷不蒙聽納今又聞民間傳言皆謂陛下欲重脩開寶寺塔伏念陛下必以邊事為憂蒼生為意豈有枉費施於無用然慮僧徒妄引靈恠以惑聖聰臣請悉推意而盡言之或以舍利有光引為靈驗臣謂浮屠舍利之所居不能護惜天火所焚一夕而盡豈可謂之神靈枯朽之物灰燼之餘或有光恠亦妖僧之

所為也或以此塔太宗皇帝所造理須修復臣謂昭應

宫上清宫皆先朝所置天火一空已不復修孰有非議

若以禁中共出資財不費於官不擾於民臣謂一塔之

費百萬緡一錢之資皆生民膏血當此多事匱乏之時

豈可虛費若施於土木果有福利以之助軍須而寛民

力此豈獨無福利哉况天火所焚大為警戒陛下當修

人事以報之今大興工役是以人力而拒天意也伏惟

陛下聖哲聰明必無此意人言不已臣實憂疑所有開

寶寺塔如有乞脩復者伏望陛下特加深罪以絶欺妄

慶歷四年六月

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罷修寶相寺　　何郯

臣伏聞朝廷近有指揮以寶相寺昨遭焚蕩許令寺僧緣化修葺蓋朝廷重糜府庫之財又不欲遂廢其寺故有此處分以臣愚心思之其間尚有利害不可不論訪聞寺僧主事者素豪猾善結託今既開端許其緣化彼將假朝廷之命以脅誘民庶多求財貨則京師騷然侵

蠹蓋其意不惟以修寺為事將圖財用為奉身恣縱之資或民力不足則將因縁權倖復求朝廷出府庫之財以畢其事此必然之理也假使民力可辦於國家雖無所費亦不可許方今公私財力大屈凡起一事興一役未嘗不取於民外方之民已困數斂惟京師之民幸而未加横賦緩急有事亦將不免固不可使之輕費家貲以奉土木不急之務朝廷頃年脩寺舍佛閣已費累巨萬一旦遂為煨燼況外議傳云寺僧常以婦人置於佛

閣昨火發之際焚死者數人若傳者果信是朝廷廣費財以崇奉佛事適足為羣僧淫戲之所近日主首坐遺火罪止於奪師名紫衣寛假已甚不可更啓其姦弊重耗民財也臣按春秋或書災或書火其名雖殊然於變異之兆其實同歸定哀之間兩觀桓僖宮災漢儒皆謂天燔其所不當立今寺舍之災豈非以彫靡之過不當立而立天命燔之亦如兩觀等災以示勸戒乎若有重議脩之非所以畏上天之譴告伏望陛下追觀前事之

監深究異祥之來無興功以荅天戒其寺舍佛閣欲乞一切罷脩用示聖懐抑畏之美臣以朴愚誤蒙擢進茍有聞見不敢不陳惟聖明不以狂妄廢其言則死生幸甚

皇祐元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乞罷修壽星觀　　司馬光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内臣呉知章妄有

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脩自為勞效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為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為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為象設

然後得盡至誠也惟高宗祭祀親廟微為豐數故傅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為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為壽星之服其為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為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

於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脩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取進止嘉祐七年十二月三日上

乞罷脩感慈塔　司馬光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坼脩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

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
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
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雇妻賣子以接餱糧縣官倉廪
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
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
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為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
此塔傾欹為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
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

轉死溝壑壯者散為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諂諛苟且曾不為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脩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令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為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治平元年五月十五

日
上

乞停寢京城不急脩造　司馬光

臣伏見近日以來脩造稍多只大内中自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薫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脩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庭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畧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工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拆重脩務以壯麗互相

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猝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新臨天下恩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脩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皆厚有產業之人每遇押竹木綱散失陪填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木材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寬民力自頃脩造倍多諸場材木漸就耗

減有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致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為之愛惜乎況即今在京倉庫疎漏甚多皆以上件數處興工占使匠人物料未暇脩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敗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宮室為後今之所脩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端其所習今聞所脩

三位規摹修大又復過於祖宗之時皇子所居漢明帝
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
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一應大内裏外舍屋即目不至
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脩
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脩整早令畢工不得過為宏
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司諸處監
脩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磨勘及轉官酬賞以塞
泰侈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

美乎取進止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乞罷脩太乙宮　　文彦博

臣伏見脩建太乙宮為民祈福臣聞太乙天神之貴者天道貴質凡所營繕理宜簡質不務雕鏤之巧不事金碧之華不重費不太勞不日成之神明安之虔潔之誠內充天人之心交感神應之福其理必然臣又見累年以來禁中營造不已般運木石鳩集丁匠殆無虛日既有專切提舉脩內司復置都大提舉內中脩造司誠恐

所司各以宏麗取悅上心一作未畢一作復興新舊相
形不極不已國財民力豈易支供臣伏見陛下督責水
官以利農畝必思夏禹卑宮室盡力乎溝洫勵精庶政
勤恤民隱必思漢文罷露臺思百家之産臣伏願陛下
亟勑中外不急營造一切權罷即國用無窮民力稍寛
臣又見繼聖堂祖宗燕射之地今為造弩樁所運斧斤
置鑪鍛喧煩褻瀆理恐非宜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况祖宗之舊蹟乎乞將製造弩樁移置他所或歸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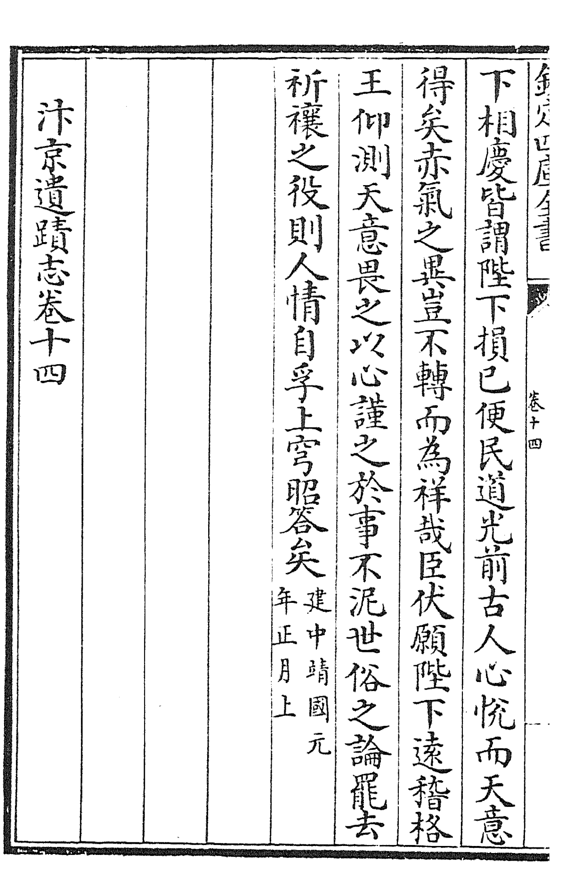
司則重明麗正之廷加之嚴潔奉先孝思之心益以光顯臣職在樞筦主調兵匠義當獻納區區下誠伏望采察熈寧四年上

上徽宗止建火星觀以禳赤氣　任伯雨

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格主先正厥事而聖人惟能畏天嘗聞脩德以弭災未有因祈禳而消變者也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風聞近日内臣打量太乙宫側欲建火星觀以禳赤氣之異臣始聞

之中心不信亦既累日傳者益衆臣為諫官當救其源聞雖未詳敢不先事犬馬之心誠不能已竊惟陛下即位以來災異屢降蓋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其子愛之深則教之至數有災異或者欲陛下戒懼以謹厥初歟陛下固宜小心脩德克己正事謹按洪範以五事配五福說者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祥陛下當益廣聰明判別賢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非異之象轉為休祥昔太戊

有桑楮之妖高宗有雊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過歷之年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脩德之效不及祈禳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或祈禳有感脩德不應則無私之上天顧可以私禱乎陛下必若建此臣竊計其費不下萬金將取之有司邪則帑藏空虛取之内庭邪則括刷已迫河北一路物貴人饑前年至今流移滿道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緩所用以恤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惠成德人人鼓舞天



下相慶皆謂陛下損己便民道光前古人心悅而天意得矣赤氣之異豈不轉而為祥哉臣伏願陛下遠稽格王仰測天意畏之以心謹之於事不泥世俗之論罷去祈禳之役則人情自孚上穹昭答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上

汴京遺蹟志卷十四

汴京遺蹟志卷十五

明 李濂 撰

藝文二

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唐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

女龢會聞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嘑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

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黄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汳水新渠記　宋陳師道

汳句于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焉渠

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為渦渦別為汳汳至蒙別為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㴕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莨蕩而受泲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

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

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汳灉注兗豫永平中導汳自滎陽别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絶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入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别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令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盖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

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没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决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然其可紀者多矣而

諸父兄獨有見於此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新脩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惟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盖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

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遠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趨暮還與衞騶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衞三帥率有公廨庑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廳事羣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

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
聖畫新刱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
旁皇鈎折繪圖以聞即刋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
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熈寧三年秋七月
興作東西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
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為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工
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繇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
章典刑物采位叙焆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内外居有

室宅上不為過侈下不為茍納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罽蒲進粉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榱題之襲窔俯而攝其衣則有衮舄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响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

警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
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
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
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授位出于一切
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
興之初平定四方烜燿神武遂一宇内頗用戰勲閥閱
將師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
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

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脩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隳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之斯文其

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脩西府記　　陳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為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宫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

貼黄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盖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冢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爲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决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閤禀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

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舂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熈寧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為西府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脩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禄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至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懾折於萬里之外

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於榱桷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巳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

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
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
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
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
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
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

褫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
旦而入九門旣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
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
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
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
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
搆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
心慆慆假寢而坐九門旣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慼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禄備貟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河南省左右賛治堂記　元許有壬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天機

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
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諸道事
繁准齊分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
參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爲
二行省則合爲一設郎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一省贊
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郎中爲左右承務趙宋
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闥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
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玆選我朝簡擇尤甚内外不殊

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郎中觀音努員外郎托音陝西省郎中趙中為郎中宣文閣鑑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和琳都汴梁路治中拜特穆爾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為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圖們哈雅檢校官羅吉董守成為都事朝議以用兵供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腹入為禮部郎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賛治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之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詔

使汴梁府署審遹省治有閒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賛治堂者愬焉吉輩請曰記久未得兹躬履其地其有時乎乃爲之説曰字書訓賛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鉤稽其常職也非賛也賛亦有説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之不力迤邐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

亦曰賛世盖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賛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為它設敢斷章為諸君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賛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汴梁泮宫脩復石經記　李師聖

宇宙之為宇宙造化之為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焉追吾夫子

出從而删之正之贊之脩之集羣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言而六經之藴奥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為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九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槫其一也或以五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

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雍之所樹者陵谷變遷脩而復毀其殘缺漫剥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卹將七十餘年於此矣今參政公額森特穆爾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為已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適期會拘迫有司請為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

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為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絶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妙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智高出前古雅知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眞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

判之典為業雕蟲者礫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為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為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於天地之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

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有生之族何莫由斯道也姑即人生日用而觀之如理髮纇面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皿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穢所必去而況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僞而為蠱於中邪苟為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是理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玆乎此不肖之

所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熙春閣遺制記　　王惲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法為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斷鼇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中為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其耳為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壓其檐長二丈

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位與平座疊層為四每層以古座通藉實為閣位者三穿明度闇而上其為梯道凡五折焉世傳閣之經始有二子挾醉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具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上層欄构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殺取其縹緲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絶之稱也予因念汴自壬辰兵後故苑蕪没惟熙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與客三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悵然動麥秀黍

離之感且詫其巀嶪壯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倪者至不籍井幹不堦峻址飛翔突起于青霄而矗上又似夫鰲掀而鳳翥也予歷考秦漢已來宮殿之制漢不復於秦而唐不及於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萬一含元華清又奚敢跂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衰國資民力與林林之材不克取盈而尺度不足其數焉故也然熙熙春遺構亦可為近代之傑觀彼騷人詞客雖稱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臆説庭章而徒彷像其

千門萬户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槩之所以然閣廢撤已久及聞鈕氏之説使觚稜金爵上雲雨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言不足以逹逺因作記以遺之鈕氏者斯世工師之良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汴梁路城隍廟記　王惲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事神

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昌里爽塏地西南
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隣其東北則抵居民萬氏廣
袤餘七畆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前敞臺門扃
閟嚴肅左右則環齋構室敦請女冠孟景禮向妙順朱
妙明輩相與住持寅奉香火景禮四元宗獻之女童丱
入道以彤管之懿資儋黄冠之妙選享年八十有五無
疾而逝妙順亦出名家探索玄理解屬文辭與孟同年
僊去景禮臨終貽屬妙明曰汝等祇嚴修潔善守廟祊

毋負劉侯付託妙明唯曰敢不敬承誨音歲甲辰劉侯
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禮棲雲王眞人為師訓周曰妙
元韓曰妙温與妙明為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
妙温妙明俱壽臻期頤相繼蟬蜕既而劉侯第四子保
定路總尹某卒夫人徒單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
易歇聿來栖跡法號妙眞道俗咨嘆祠宇為增重焉妙
元洎妙眞罄剖粧奩刻苦樽節遂重脩正殿臺門創建
獻廡子孫司及道衆寮舍齋厨輪奐一新蒙洞明眞人

稱賞加妙元以純貞素德散人之號令年登七表日誦五千玄言為課朝夕焚誦祝聖人壽願天下安鶴髮童顏精健不少衰復慮興建本末不能昭晰於後走書幣京師求記於秋澗翁予宦遊大梁者屢矣故國遺蹟亦嘗周覽今雖衰老忍無一言載名其間謹按祀典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肅而人鬼出自邦國達於臣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神初未載也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

雖儻怳不可致詰然自漢訖今遂為天下通祀社與五
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莫城隍若也況汴梁為六代都
會四方輳集城池盤礴衢陌交通人物繁夥精英之萃
集晝夜開闔死生變化幽明兩間其有神為之主司也
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求神各以其類今俾女冠主
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
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
也如景禮妙明妙元妙真等式出於詩禮名家薰膏畀

族清修道行敬恭神祇以致廟貌完固闔郡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由神明有以護持者哉而推源本自不忘劉侯經始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三皇廟記　　吳炳

皇元立制於凡古帝王明聖功德之載祀典者有大詔令則即其所祭之有司擇日行事其祝幣牲牢之數因時損益祭已即去三皇乃因舊制立廟郡縣有常所祀用莫春之初有常日其祝幣牲牢之數有司恪守不敢

有隆殺焉有常禮豈不以勲被天下與一時之澤視開
天之聖立極於萬世者廣狹不同而國家所以崇德報
功者亦因之有厚薄歟汴梁路去京師千五百里而近
治開封尹故地總州縣數十為大府省憲咸在土地人
民之廣藟絲保障之任不後旁郡其諸神祀崇樓閟殿
峻基宇而凌空虛者遠近相望皆興於私家獨力乘堅
良而擅素封者奔走恐後三皇之祭宫不踰畆在艮岳
廢基之顛如無所于託而姑棲焉者主祠配饗合食一

堂前後尊卑衾無秩叙几筵俎豆不比於禮拜伏薦祼窘于登陟若是者蓋有年矣所司視為故常不屬于意方以不飭郵傳為大故非所以奉明制而崇聖祀也然土功之興民亦勞止為之以漸人不告病而功倍常是一材之積一甓之用有不可少者是為之兆後將有興起焉若無黍絫之積徒太息于此將無所為計猶病七年求三年之艾茍不畜之終身無所及矣若李侯者其有知于此歟李侯之來也能奉宣上命以恵愛為治首

脩儒學顧瞻是廟乃喟然歎曰時尹之責其何敢後乃買田以拓故址夫土鉶之啜譏于已陋施之古昔似無大失乃命埏埴之工為登豆簠簋簠爵坫罍犧象之尊奠池鄰郘無不具者粥銀五流造用器命吏籍之分官田二千五百畝有奇以畀醫學議定代期及之會朝廷有停役之命遂不果就遣掾王國輔請文以記之若有望于後者侯之用意勤矣君子于義所當為者惟力是視成否遲速幾不在我侯為是廟先事儲積而張其本者

又豈特一材一甓而已邪後之來者其才行皆膺選拔而尹是邦方將奉行國家崇德報功之意與夫林然以生羣然以居室處而火食養生以送死與主是廟者仰視几筵俯食土田之入孰非蒙三皇之澤者哉皆將攘臂爭先趨蹶卒事其孰不曰是廟之脩自李侯始亦何病其不出於已也侯名信字可復上黨人前為京尹治有能聲今以正議大夫為總管云副之者朝散大夫同知雈阿沙奉議大夫治中劉巨源承務郎推官張君譓

贊之者承務郎經歷李獻而董是役者亦王國輔也

開封府重修廟學記

明于謙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不息夫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删述六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而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咸用此道內而京畿外而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

開封為中州甲郡故有廟學歲久隳圮儀觀弗稱前郡守黄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遂極力為之而方牧諸公咸捐俸資以助經費於是增庳而為崇闢隘而為廣飾陋而為華自禮殿講堂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昔有加郡博士黄宗謂此不可以無記因率諸生來請余言惟夫子之道如天朝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浴清化又

有賢方牧郡守以作興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係豈偶然哉為師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絃誦于斯游息于斯其亦知所本乎茍知所本則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其根柢而弗專事乎言語文字之末異時出而致用得志則行其道于天下事與志違則求無愧於名節無愧於天地鬼神而後已若然則無負於聖人在天之靈無負於朝廷作養之化而亦無負於天矣其於郡守作興之意豈不重有光邪俟

名瞳字仲曦浙東姚江人以名進士起家拜黄門郎被薦出守是邦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祥符縣重修儒學記　　劉昌

祥符即古浚儀縣國朝省開封縣入之其學宫創始無所考河南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云宋置都于此既設國子監則縣無縁更置學今學即雲老寺及祥符縣故址也國朝洪武五年知縣胡聶創建規制粗備而圮於水永樂四年知縣王春始修復之宣德十年教諭沈轔

求得鐘樓餘材三百因大為理飾又闢道左右表以文林巍乎煥然士民聳觀曁天順五年蓋已二十有六稔腐蠹相繼比河决郡城遂蕩析無遺矣明年予以按察副使提學既至則有司已作禮殿講堂而廊廡齋舍漸亦就緒未甚宏偉予乃謀於二三寮友寅恭克協僉議維同今按察副使安成王公齊首為之作饌堂於是庖湢庫庾悉還舊列左布政使四明章公繪復即左右故道表以興賢育才而教諭陳禎又率士民之好義者作

二門其在禮殿之前者曰櫺星在講堂之側者曰禮門又表其出入所必由曰義路櫺星之南地廣二百弓嘗為汴渠所經渠雖湮而積水如故人頗病渉按察使建安劉公福副使泰和歐陽公熈為作石梁于上稍南臨通衢而王公又作飛樓適視兵商洛不果今按察使闗中宋公欽甫涖任即詣學周覽且曰我不可不任厥功曾未幾時竟登于成所謂巍乎煥然士民聳觀者益有加于昔諸生相率請記夫求道必以學學必有師孔子

萬世之師也人所以靈承向慕者宜無所不用其心况
學宫乎况浚儀為中州之首邑乎孔子過儀儀封人云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晉地道記曰儀封人見孔子即此
浚儀蓋在當時其邑人已知靈承向慕如此况我朝列
聖繼作尊崇孔子檢詳學制諸生之所耳濡而目擊者
又生長中州風俗素厚之地惟勤於誦數而務端其本
以如諸公之靈承向慕而持之堅焉則於斯道也不幾
矣乎皆應曰諾遂書以授之俾刻為記

揚州門新造石牐記　　　　呂原

汴梁元河南行省治所而其地則所謂天下之樞也肆我皇明之初嘗建為北京既乃分封周王於此并置河南都布按三司而附以府縣衛所焉其城周廻二十里外則繚以堤當宋時近於城者惟汴蔡諸水而黄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國朝正統戊辰亦嘗分决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淮如故築堤護城其來葢已久矣夫土疏

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其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以下也天順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六日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衙儒黌廬井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浸没推圮力能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者往往溺死事聞上特命工部右侍郎瓊臺薛公遠往拯治之璽書授以事宜公星馳至汴敷宣帝德綏爰衆感即移粟以賑其饑躬率三司官僚按視地形商度工用及以緩急

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徵集丁夫預調塞治之物於所屬委開封府知府魚侃通判蔡保等管領應役先令右布政使豐慶副使項璁於决口上流督夫下椿捲埽作截水堤二百四十餘丈決旬堤就决口絶流而水趨故道又令副使張諫參議王鉉於土城東起獨樂岡訖猫兒岡督夫鑿渠二千二百七十八丈引水東注而城中積水日漸耗減又命參議史敏僉事高達於土城東南曰捌州門浚舊渠之湮塞者起太

平岡直抵陳留渠長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洩城中積水使下流達于黄河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王府等廨署亦漸可居而軍民蕩析流離者接踵復業野田堪乂者俱播宿麥矣顧城地最低窪積水莫能盡出則令參議蕭儼李浩僉事王紹督夫車戽參議何陞又導而分之閱月水盡乾涸初環城五門俱有潦水河決後水益瀰漫無津畔往來者必藉舟楫一遇風濤莫或敢濟由是米薪之價湧貴數倍則又令項璁等築

道路於大梁仁和等三門以通車馬内外莫不便之且
令李浩修補城垣缺處及搠築各門月堤軍民有貧餒
及缺種子者給以粟麥凡八千餘石有屋居漂蕩無存
者給以榱橑共一萬三千餘株事將竣因念積水全頼
開渠浚道寺議即揚州門置牐以限外内倘後内水有積
啓而洩之或外水欲入閉而塞之庶為永久之利適廵
按御史梁公覲董公廷圭至議用克協即委布政司照
磨金景輝等於鄭之賈峪山採石煉灰勸客舟如期輸

至就令景輝及開封推官劉錡董役未幾帡成葢首事於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輟工凡役丁夫三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用椿木三萬一百七十四芟稍以束計者一十二萬七千四百揵囷以件計者三千二百麻以斤計者九千七百八十六而帡用石八百餘片磚二萬餘塊灰三萬餘斤是役也諸公開誠勸諭人心咸悦故勞雖久而無怨費雖鉅而易完也及薛公已還闔城士庶咸謂其仰體朝廷之心既拯民於昏

埶又防患於未然其德宏其慮遠宜有述以告來者而崇明訓導祥符艾俊為書以求予記嗟夫中原水患惟河為甚而禹之治河也務多其委以分其勢故當大伾而下析為二渠大陸而下播為九河今河失禹道治之固難如能先事為備訪求遺瀆以為委則亦不至臨事而失措矣穿渠置牐蓋知從事於委者然委弗多而泛溢所當虞也因記夫施工次第并贅以是説云

送權秀才之汴州序

唐韓愈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瑰恠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恠或作奇）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閲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

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詩 隴西公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愈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作序詩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陳留屬汴州宣武節度使所治汴宋亳潁四州隷焉也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

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羗池静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闊報國劒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柳宗元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捍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煦諭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書立政篇藝人表臣百司表臣表幹之臣謂董晉為宣武軍節度贊以藝人謂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汴宋亳潁觀察判官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慼遂室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

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客受童孺使在末位子厚時年二十七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字公以宏才奥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羣字敦禮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溉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盖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潔用徼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参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懽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粤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賔客暢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溵頳右匯郛邑湫㶉淪漣盪日澄

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遥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鏹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良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異翼闐闐以税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廻瞏中汀緬望南津飫于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闋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

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

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鑾之聲行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

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

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鑾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内者又亦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若豈不難哉此子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

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吹臺春遊序　　明劉醇

汴昔輦轂之地名園勝境甲於四方每遇良辰佳節往

往為士大夫遊觀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餘所存無
幾而又河水湮没若金明池蔡太師湖之類亦泯然無
跡可覩惟城東南僅三里有荒臺故基巍然獨存挺出
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臺也臺西有
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又東行六七里臨水
有村漁舟牧笛野意超絶比之臺西景物頓殊時方上
巳春光駘蕩草木爭榮鳥哢魚游欣然自得友人王庭
璲邀余暨子山艾公體方黄公輩同往造焉具酒餚設

几席列坐于芳樹之間深杯迭進清歌閒作衆賔歡飲余亦酣暢恍然如在桃源深處不覺世慮之俱忘也盖景與時會事與謀諧主既風流賔亦醖藉昔人所謂四美具二難并者實兼而有之矣況又歲屢豐稔人多閑暇不負疇昔所約得與同遊以踵前賢故事何其幸耶既而日暮將歸據吟鞍㪚醉帽或語或笑前後相續故老指而嘆曰昔時太平氣象復見於今日矣於是庭璲乃繪以為圖列次衆賔姓名俾余叙其事用傳于將來

余謂光陰迅速如駒過隙人生幾何乃終日汨沒於塵埃之中而不知止所謂及時行樂秉燭夜遊者必待何時而可乎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斯言也觀者或有取焉

吹臺駐節詩序

劉昌

開封為古蓬池邑澤之藪梁惠王發以賜民因名開封文獻通攷云今郡城西古城惠王所築也城南有吹臺世乃言梁孝王臺何邪顧謹中輩至指開封為梁園又

何邪夫孝王國于梁自是梁郡在今歸德州睢陽宋城之間李白所作梁園吟正指此開封在漢為陳留郡非孝王封内則吹臺烏得為孝王臺邪于纂中州勝覽始據梅聖俞詩而訂正之聖俞之詩曰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黄土化珠翠較然有足徵者矣唐杜甫從李白登吹臺慷慨悲歌為一時所慕故後世騷人詩客以不得至開封登吹臺歌嘯為欠事況當明盛之時挾能賦之才有如吾進士陸君建節過從登臺弔

古以發千載之遐思于中州之地而揚眉吐氣騁其所欲言者乎此宜見重於開封之大夫士而吹臺駐節詩所由作也周禮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以節無節則不達故當時有玉節角節虎節龍節各用於其所宜漢世用竹今用符以印章合而行事亦即古之所謂璽節也然節不在物而在人人其有毅然不撓之節斯然後達於事而無滯故大易有云安節亨陸君之使於開封也温乎其恭也秩乎其度也凛乎其所持也其心蓋欲與

杜甫李白爭優劣則豈特登高能賦而已其遠且大固有能辨之者而為一時所慕又必由今以及後於是祥符學諭陳君哀今大夫士所作詩將以送陸君以存故事而授予觀予推本而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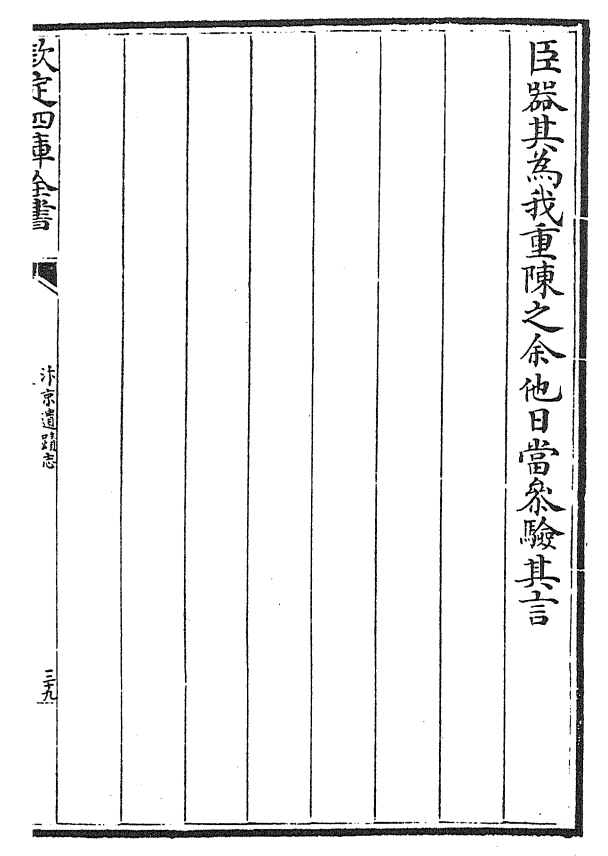
欽謨此序謂梁園當在睢陽宋城之間直以吹臺為梁惠王築而取證於梅聖俞之詩按漢書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里疑自開封至睢陽皆其封内也杜甫詩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氣

酣登吹臺云云而本傳云甫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登吹臺此又何也

中州覽勝序　　唐寅

吾黨袁臣器少年氣逸溫然玉暎蓋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翩然理篙檝北亂揚子歴彭城漸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歴山川陵陸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目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下盖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予聞

丈夫之生剡蒿體揉柘幹以麗别室固欲其遠陟遐舉不齷齪牖下也而慇懃者懷田里没齒不窺閫閤曰世與我違甘與莔木委灰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欲自展以異而類然青袍掩脛馳騖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臣器新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黄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盂羹為信陵君祭與無也



臣器其為我重陳之余他日當參驗其言

汴京遺蹟志卷十五